

2026年1月,英国首相斯塔默冒雨逛豫园,自费买了绿波廊的蝴蝶酥。吃完后一句“尝一口就能感到幸福”,把这块小点心送上了热搜。蝴蝶酥更是和王家沙八宝饭一起,坐上了“上海年货顶流”的宝座。

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:一位上海女士在法国餐厅看到故乡特产“蝴蝶酥”,激动得给店员一个带着热泪的拥抱。店员很困惑:这明明是法国的传统甜点啊。那位女士后来说,那一刻她有点怅然若失——在她的认知里,蝴蝶酥就是上海土产,是国际饭店的金牌点心,是酥松紧密的多愁,是层层叠叠的回忆。

这样的“误会”并不罕见。外地游客来上海,常将蝴蝶酥列为必买伴手礼,就像去北京买烤鸭、去天津买麻花一样自然。但翻开历史会发现,这块小点心的身世,比人们想象的要国际化得多。

蝴蝶酥通常被认为源自20世纪初的法国,法语名叫Palmier,意思是“棕榈叶”。有文章考证,它的雏形可能更早——中世纪奥斯曼帝国的“果仁蜜饼”把千层酥皮卷起来,方便游牧民族携带,后来传到欧洲演变成了饼干形态。

有意思的是,这块点心在各国都有不同的名字,构成了一张“世界想象力地图”。法国人看它像“棕榈叶”,西班牙人也叫它“棕榈”,墨西哥人觉得它像“耳朵”,德国人更直接——“猪耳朵”,意大利人看到的是“小扇子”,日本人叫它优雅的“源氏派”,印度人则说这是“大象的耳朵”。

中国人看着它的形状,想到了蝴蝶。这个名字本身就诗意得很中国。法国点心进入中国视野并不晚。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1928年《陕西省地方农工出品展览会报告书》中,就能看到相关记载。更妙的是,蝴蝶酥在中国各地都有“方言版本”:翻开《中国米面食品大典》,蝴蝶酥被记载为“广东风味食品”。

翻开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,它又和水晶桃花饼、葫芦包等并列“北京风味菜创新名点”。老北京的蝴蝶酥常带桂花香,年节气息很足。成都、天津、南京、杭州、合肥……也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。

那为什么它最终成了“上海特色伴手礼”?也许是因为上海擅长“海派改造”。民国时期,位于豫园、后临九曲桥池畔、风景颇佳的万家邨食品馆就在卖蝴蝶酥,广告特别标注“甜咸名点、美味可口”。

如何“海派改造”?欧美传统蝴蝶酥往往甜度较高,而上海版本在甜度上明显更为节制。除了原味,还发展出了咸香等多种口味。除此之外,海派蝴蝶酥还不断提升颜值,“翅膀”中间往往微微鼓起,层次更加饱满立体。更重要的是,海派创新还在继续:注重健康成分,研发新口味,让这块百年老点心始终保持年轻的生命力。

## 蝴蝶酥：是世界的也是上海的

徐凡

《爱情神话》里专门提到天钥桥路小店的蝴蝶酥,这种“被电影点名”的待遇,说明它早就不只是游客伴手礼,而是嵌进上海人日常的小确幸。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,来自英国的设计顾问西蒙·科林斯最爱的事是看完电影后去黄河路排队买国际饭店的蝴蝶酥。一个英国人在上海,为一块源自法国但经上海改良的点心排队——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事情。

食物意义不只在“它从哪里来”,更在于“它在哪里被重新理解、被赋予新的生命”。蝴蝶酥不专属于某一个地方,但又属于每一个爱它、改造它、为它排队的地方。就像那位在巴黎餐厅拥抱店员的上海女士——她的“误会”其实一点也不误会。因为那块蝴蝶酥,确实已经是上海的了,也是她的了。

一口下去,是世界,也是家。

我们该怎么告别呢?像当初期待那样。江南的冬日,就盼着一场雨雪霏霏。一场雪,提升江南的审美与内蕴。然而从想入非非,走入霏霏,还需要几分运气。

总觉得从北往南,可以绘一条标注降雪量和降雪频率的曲线。这条雪线从苍茫北国的万里雪飘起势,到温婉的江南已经有点蜻蜓点水,欲说还休的意味——即将陡然下滑,却刚好停在了四季分明处,停在了液冻化不开的那一份翘首期盼上。

春已至,冬有余。今年春节较往年晚,有些青菜、白菜都迫不及待抽薹、开花了,新一轮寒潮却依然还在路上。乍暖还寒时候,在等待春和景明的日子里,适合围炉煮茶,嗑瓜子,发呆。还适合好好告别,与渐行渐远的江南冬日。

今年运气不错,雪落江南,一场接着一场。我在苏州,也见到过两场雪,都是纯雪。我还是第一次从本地媒体上听到“纯雪”这一说法。当一场雪,卸下雨、冰粒等伪装,跳出雨夹雪的说不清、看不明,以纯雪花的形式降临,我们倒有点不认识了。真的是久违了。

两场雪,清晨与入夜。雪不大,而密,隔着窗玻璃的一层水汽,看不真切。需擦拭玻璃,再选定一个参

照物。定睛望去,星星点点,亦让人心生欢喜。夜雪难觅,宜在路灯下,仰首。细密的雪花霎时被照亮、放大,纷纷扬扬,最是那一回首的缱绻与温柔。

两场雪,好似两首唐诗,引文采风流,把苏州带回姑苏。我在姑苏城外,看一场雪,运笔、起势。约半小时,小区楼下的木栈道上已覆了薄薄一层,踩上去,平常的吱呀声里多了一份厚实的熨帖感。妻说想去苏州园林赏雪,我也正有此意。不等上楼收拾好,雪停了。兴未尽,却也无憾。夜雪,常常伴一场好梦,梦里思接干载,“眼中飞雪作奇观,江山一夜皆玉换”。窗外,想必飞雪簌簌,可以尽情地抒情,闲笔与留白。

翌日晨醒,急忙拉开窗帘,景色如故,心怅怅然。缩回被窝里翻看手机,第一批出城的户外“驴友”已传来最新图片。城西南诸山,穹窿山、灵岩山等,一派银装素裹。那场夜雪,原来被两三百米高的江南的山,稳稳地接住了。江南的山,温婉,却也不失冷峻,远远望去,益发

## 秦余积雪

周龙兴

赏心悦目,仿佛明四家笔下的山水画。也让往后的回忆,更积一层。

去岁新秋,与妻偶然徒步太湖边的米堆山。不承想一发不可收,而至每周一山。年前最后一次徒步,登大阳山的“绝望坡”小环线。大阳山南坡,山路笔直而陡峭,一路山石横亘,需手脚并用才行。虽不至绝望,体能消耗也极大。攀缘而上,登顶俯象峰,再在山林里蜿蜒穿行,至北侧的最高峰——箭阙峰,其因传秦始皇曾射箭于此而得名。沿着导航下山,看到地图主线左上侧有“秦余积雪”四字,第一感觉便是一个很好的文章题目,遂念念不忘。

当时很累,急着下山,没有绕路去看究竟。回去翻阅资料,方知是山色掩映下的一座凉亭。秦余为阳山旧名。亭者,停也。此刻,若置身其中,近处雾淞凝枝,晶莹剔透;远处的山峰上,皑皑白雪,让人遐思无限。

江南少雪,草木替人间落了一场又一场白,思念也是。秦余积雪,按照我第一眼看到它名字时理解的意思才最美——秦朝余下的积雪。也可以是秦以后的历代余下的,南朝、唐朝、宋朝、明朝,乃至每个人脑海里留存的。那层层积攒着,江南便不缺雪了。我们该怎么告别呢?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

## 一行白鹭与万里船

朱丽

杜甫《绝句四首·其三》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,常被视作一首明丽轻快的春景诗,与诗人一贯的沉郁形象似乎并不相符。然而细读便会发现,这首诗并非暂时卸下现实重负,而是杜甫在经历安史之乱后,对文人士志向与人生位置所作的一次高度凝练的表达。

写作此诗时,杜甫居于成都浣花溪畔草堂。此前数年,他亲历国破城荒、流离失所,见证了秩序的崩塌。也正因如此,这首看似轻盈的诗,反而呈现出一种格外成熟而稳定的精神结构。诗中最耐人寻味的,并不只是春色本身,而是两个极不寻常的意象——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与“万里船”。

在中国古代诗歌中,白鹭多以清雅、孤立的形象出现,常见于水边田畔,象征洁身自守与自然闲适。它并非典型的群飞之鸟。相反,“成行”的飞鸟,往往是大雁,而大雁在诗歌传统中又常与迁徙、离别、乡愁相连,带着被时令驱赶的悲情色彩。杜甫却让白鹭“成行”,这恐怕并非自然写实,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诗性选择。他借用了“成行”所代表的秩序与方向,却去除了迁徙意象中固有的被动与感伤,使飞行转化为一种主动、向上的行动。“上青天”不指逃离现实,而指向志向的确立与精神高度的上升。白鹭在此已不再只是自然之鸟,而被提升为一种近似“鸿鹄之志”的象征:清洁而不懈,高远而不虚浮。

与之相呼应的,是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。中国古代诗歌中的“船”,多半是孤舟、扁舟,承载的是个人漂泊与身世之感。“万里船”这样的写法,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,几乎可以视为杜甫的个人创造。这里的“万里”并非实指距离



——从成都至东吴,不过数千里——而是一种有意的扩展,突破了具体航线的限制,指向行动的开放性、与持续性。

东吴位于长江下游、临海之地,本身便具有通向更广阔世界的意味。“万里船”因此不只是从远方而来的船,更是一条始终可以继续前行的通道。船此刻虽“泊”于门前,却正因如此,始终预设着再度启航的可能。这不是已经完成的行程,而是一种未被取消的出发状态。

若说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象征的是纵向的精神突破——志向与价值高度的确立,那么“万里船”所指向的,则是横向的实践展开——在现实世界中持续前行的能力。一向上,一向前;一属精神,一属行动。两者并置,使整首诗不再只是静态的春日图景,而隐约具备了一种向前的方向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,杜甫与同时代诗人的差异显现出来。李白式“上青天”的飞升,更强调瞬间突破现实的重力;王维式独享“千秋雪”的山水,则趋向于在自然中完成静观与自足。而杜甫的“万里船”,既不求瞬间超越,也不满足于凝固的完成态,它承认行程的漫长、选择的艰难与历史的重量,却仍坚持向前。

因此,这首《绝句》并非一首关于停顿的诗,而是一首关于如何在破碎之后继续出发的诗。杜甫不在船上,却把船放在门前;不急于远行,却为远行保留通道。在“千秋雪”的历史恒久与“万里船”的未竟行程之间,诗人完成了对时间、空间与责任的整体观照。正是在这种克制而开放的结构中,杜诗之被后世称为“诗史”的原因,才在看似轻快的春景诗中,悄然显露出来。

## 差10秒

纪忠鑫

我很得意在回答“差10秒”时灵机一动的转变。本来一个人的沮丧,变成了两个人的小确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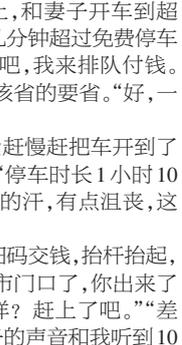
晚上,和妻子开车到超市购物,走到结账处时,发现还有几分钟超过免费停车时间。妻子说:“要不你先去开车吧,我来排队付钱。说不定停车就免费了。”生活就是该省的要省。“好,一会儿你在超市门口等我。”

气喘吁吁跑到一楼停车场,赶紧慢赶把车开到了出口,只听清脆却不悦耳的声音,“停车时长1小时10秒,请缴费。”“10秒,我擦擦头上的汗,有点沮丧,这事叫办的,白跑了。”

生活就是该花的花。乖乖扫码交钱,抬杆抬起,妻子的电话也随之而来。“我在超市门口了,你出来了没?”“刚出来,马上就到。”“怎么样?赶上了吧。”“差10秒。”“差10秒?没赶上吗。”妻子的声音和我听到10秒时的感受一样。“不是,是差10秒就赶不上了。”“哈哈,那可真幸运。”开心的转折特别明显。

上车后,我一不做二不休,顺势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一路披荆斩棘,最终压哨出场的“壮举”,我们一起打赢了省钱小胜仗。

七夕会



人到中年,面部容貌未明显改变,头发多数也能坚守岗位,唯独肚子一日日隆了起来,像是在身体之外,自立为王了似的。走路时,肚子凸凸领先身位一截,招摇过市,衬得身体其他部位成了肚子的附属,像是专为肚子配上了头脑和四肢;若要蹲下时,肚子横在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,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山丘。

久别的亲友相见,会先打量一眼我的肚子,然后说:“是不是又胖了?”此时肚子充当着“时间都去哪了”的寒暄话题,只是那个“又”字令我心生诧异,毕竟我只胖了一次,且一步到位,听起来倒像胖胖不休似的。

有人说,男人到了年龄,有点肚子很正常嘛,更有甚者,将肚子视为财富与事业不断攀升的象征。可当我见到身材修长的青年时,还是会像唤醒某种乡愁般,思念起回不去的好身材。且不说,肥胖者肚子里的脂肪,像水泥一样糊在肝脏上,让



“油腻的中年男人”变得具象化,此外,一个明晃晃的大肚子也是不自律的昭示,连肚子都不能平息,又何谈平天下?所以,脂肪的堆积不能代表事业的成就,只能代表生活的失败。

## 与肚子的持久战

程一鸣

如今,市面上有很多“减肥神器”,比如“一贴就瘦”的减肥神贴,还有“疯狂燃烧卡路里”的甩脂机等。不过,对于这类“外挂”式的产品我始终抱有疑虑。减肥一事,自己若不发生改变而由别物代劳,就好比坐轿子锻炼身体,只是营造在努力的幻觉罢了。

肚子是因为贪图安逸而形成的,若要平息肚子,得先跟过去的生活方式道别。如今网上推广的各种代餐食谱,号称既能保持营养,又能瘦下身体,但是这样坚持没多久,会感觉被吃这件事困住,时刻怀着

奔马图  
张逸摄

饥饥饿感,惦记下一顿该吃啥,哪天恢复了正常饮食,体重又会快速反弹。我父亲每年辟谷两次,辟谷期间只吃少量的蔬菜和水果,虽然他一直跟我谈论辟谷大有好处,可当我看他辟谷结束后,面容却有枯槁之态,身上的皮肤也因不合身而显得“肥大”,这样速得的瘦并不显得健康。

肚子长在自己身上,与身体各部位同气连枝,若以减法来看待减肥,很容易采用“伤敌一千,自损八百”的方式;而若暂时搁置肚子,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,那么减肥一事就更水到渠成些。我倒并未刻意减过肚子,无非是改变了生活习惯,比如规律作息、定期运动、少吃油腻,每要放纵之时便按下念头,久而久之,肚子竟真的小了下去。虽然它变小的速度,短期内几乎难以察觉,可在与肚子的持久战中,我的生活方式也被重构了,因此减肥的成果也更坚固些。

健康